



為中華兒童盡瘁的教育家
陳 鶴 琴

為中華兒童盡瘁的教育家

陳鶴琴

趙様初題



北京市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

浙江教育出版社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浙)新登字6號

爲中華兒童盡瘁的教育家陳鶴琴

編輯：北京市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
出版：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省杭州市體育場路出版大廈）
電話：570300 傳真：576944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木星街3號澤盈中心502-505室）
電話：5708163 傳真：8071435

發行：浙江省新華書店
製版印刷：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
850×1168毫米 12開本 11.5印張
印數：1—4000冊

國際書號：ISBN 7-5338-0869-X/G · 870

定價：¥60 HK\$18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学习爱国老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
献身精神和创新精神深化教育改
革为培养四有新人振兴中华的大业
而奋斗

江泽民

一九八〇年十月廿日

鞠躬。身在瘁下，致以力竭之意。

教育、辛勤劳动、著述
等方面，是我们教育学家们
光辉的榜样。纪念
陈鹤琴同志

许德珩 敬 一九三九年七月



一切為兒童

鶴琴序

八十歲

於北京

(四期)

新聞報

(日一月八年四十二國民革命)

對於兒童年實施後的宏願

陳鶴琴

三願全國兒童從今日起。不論貧富。不論智愚。一律享受相當教育。達到身心兩方最充分的可能發展。

三願全國兒童從今日起。不論貧富。不論智愚。一律享受相當教育。達到身心兩方最充分的可能發展。

三願全國兒童從今日起。不論貧富。不論智愚。一律享受相當教育。達到身心兩方最充分的可能發展。

三願全國兒童從今日起。不論貧富。不論智愚。一律享受相當教育。達到身心兩方最充分的可能發展。

三願全國兒童從今日起。不論貧富。不論智愚。一律享受相當教育。達到身心兩方最充分的可能發展。

三願全國兒童從今日起。不論貧富。不論智愚。一律享受相當教育。達到身心兩方最充分的可能發展。

三願全國兒童從今日起。不論貧富。不論智愚。一律享受相當教育。達到身心兩方最充分的可能發展。

三願全國兒童從今日起。不論貧富。不論智愚。一律享受相當教育。達到身心兩方最充分的可能發展。

前 言

陳鶴琴（1892—1982），我國現代著名的教育家，兒童心理學家和兒童教育專家，是“五四”運動後我國新教育事業的創始者之一，是我國現代幼兒教育的奠基人。

他熱愛祖國，熱愛兒童，在青年時代就為振興中華，提高民族素質，為下一代的幸福和健康成長立志獻身教育事業。他反對舊中國封建傳統的兒童觀、教育觀和陳腐的“死”教育，也反對“全盤西化”，而注意研究世界潮流，吸取外國教育中先進思想和有益經驗，以“鞠躬盡瘁”的精神努力實踐，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符合兒童身心發展的中國化、科學化的教育道路。前後近七十年，他在兒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兒教育、小學教育、特殊兒童教育、師範教育等各個方面進行了長時間的理論和實踐的開拓性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多次參加國際會議，出國講學，在國際上也享有一定聲譽。他創建了一個從中級到高級的完整的幼稚師範教育體系，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師資和人才。他的有創造性的“活教育”理論，至今仍有其生命力和現實意義，值得當今教育改革借鑒。

陳鶴琴親身經歷了新舊中國兩個時代，大半生坎坷艱苦的道路和現實鬥爭的教育，促使他從一個富有愛國思想和正義感的民主主義者，發展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者。他和中國共產黨有長期親密的合作關係，是黨的摯友。他是一位為追求真理而不斷進步的中國老一輩知識份子的優秀代表。

（一）

陳鶴琴1892年3月5日生於浙江省上虞縣百官鎮的一個破落的小商人家庭。六歲喪父，幫母親替人洗衣補貼生活。童年的貧苦生活和慈母的影響，培育了他謙和愛人和艱苦奮鬥的品德。

從八歲起，在家鄉上了六年私塾，對當時所受的封建教育憤然不滿，後來在《我的半生》中回顧說：“讀了六年死書，浪費了最寶貴的光陰，今日思之，惟有惋惜、感慨、痛恨而已。”十四歲，靠親友資助入杭州惠蘭中學讀書，受基督教的“愛人”和“自我犧牲”思想的影響，要做濟世救人的事業，認為“要濟世救人，非有學問不可。要有學問，非讀書不可。”

1911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了一學期後，考入北京清華學堂高等科。他自覺刻苦學習，重視體育鍛鍊，熱心社會服務。除在校內開設“校役補習夜校”外，還在清華園西南的城府村為失學的少年兒童辦了“義務小學”，兼任兩校校長。這在當時的國立學校中，是個創舉，對他日後立志獻身教育事業有密切關係。

當時清華學堂的經費是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青年陳鶴琴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庚款是什麼呢？無非民脂民膏而已。……人民的脂膏來栽培我，我如何不感激呢？我如何不思報答呢？”這種純樸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同他在中學時代就開始產生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思想相結合，確立了他的人生目的：“是為個人的生活嗎？決不！是為一家的生活嗎？也決不！我的志向是要為人類服務，為國家盡瘁。”

1914年他考取獎學金赴美留學，與陶行知同行。他原是想學醫的，但在反復思考之後認為，為挽救積弱的祖國，必須從教育人做起。而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教育是國民教育的基礎。“醫生是醫病的，我是要醫人的。……我是喜歡兒童，兒童也是喜歡我的。我還是學教育，回去教他們好。”就這樣，他下決心將自己的一生獻給苦難祖國的教育事業。

在美五年留學期間，他的求學原則是“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則要徹底知道。”開始，他插班霍普金斯大學二年級。在強烈的求知欲驅使下，他學了英、法、德三種語文，還學了政治學、市政學、經濟學、教育學、心理學、地質學和生物學，並利用暑假到外地大學的暑期學校兼讀園藝、養蜂、鳥學等。三年中學得的廣博知識，為他日後回國辦學、做實驗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霍普金斯大學重視科學實驗和啟發式教育的傳統，使他深刻地體會到：最重要的不是只學許多的知識，而是學會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方法是秘訣，是鑰匙，得了秘訣和鑰匙，就可以任意去開知識的寶藏了。

1917年夏，他在霍普金斯獲文學士學位。入秋，又進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專攻教育學和心理學。他就學於名教授克爾伯屈克（教育哲學）、孟祿（教育史）和桑戴克（心理學），對克爾伯屈克採用的啟發式教育法，深受教益。當時美國國內正興起以杜威為代表的新教育運動，抨擊當時傳統教育的形式主義教學方法，反對以教師、教材為

中心和對兒童的束縛，強調兒童的主動性、興趣，提倡“做中學”的教育方法等等，這些對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年冬天，他隨孟祿教授去南方考察黑人教育，對黑人艱苦辦學精神，實施手腦並用的教育深為感動。

1918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獲教育碩士學位，又轉入心理系從伍德沃思教授準備博士研究論文，但因公費期滿未完成作業。翌年，受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郭秉文校長邀聘回國任教。

在留學期間，正值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提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陳鶴琴對此極為憤慨，每週五絕食一餐以示勿忘國恥，並邀集愛國同學組織以“團結互助，振興祖國”為宗旨的“兄弟會”。此團體後在上海改名為“誠志社”，參加者有黃炎培、陶行知、郭秉文、廖世承、孟憲承、涂羽卿、劉廷芳等。

(二)

陳鶴琴於1919年8月回國，9月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科教授，講授兒童心理學等課，1921年該校改為東南大學後，他兼職教務部主任。這時正是“五四”運動高潮，在“民主”與“科學”的口號鼓舞下，他積極投入討伐封建文化的戰鬥。他大力提倡開展學校課外活動，主張學生自治，以“掃除學校暮氣，建立有生氣、有活力的校風”。他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制度，提倡婚姻自由，對青年婚姻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寫成《學生婚姻問題之研究》的調查報告。1921年2、3月《東方雜誌》發表了這個調查報告。同年4月，李大釗同志在他主持的“少年中國學會”座談會上稱贊這一報告，認為陳鶴琴的調查方法及觀點是有價值的。

陳鶴琴深感為實現民主與科學，必須向民衆普及教育，而要普及教育就要掃除學漢字困難的障礙。於是，他從1920年起，花了近三年時間進行語體文應用字匯的研究，編成中國第一本漢字查頻資料《語體文應用字匯》，開創了漢字字量的科學研究。這一研究成果，為編寫成人掃盲教材和兒童課本、讀物，提供了用字的科學依據，陶行知編寫《平民千字課》也直接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這期間他與陶行知等積極支持並組織“中華教育改進社”，根據中國的國情大力提倡新教育。

在南高、東大任教期間，陳鶴琴致力於教育科學的研究。1920年12月起，他以自己的孩子一鳴為對象，進行了808天的連續觀察、實驗，研究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規律，開創了研究我國兒童之先風。以後他又實驗和總結家庭教育，1925年寫成《兒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兩本著作。他還從事兒童心理測驗的研究工作，編制了中小學各科測驗材料，著有《智力測驗法》、《測驗概要》（與廖世承合著）等書，推進了當時教育測驗活動的開展。

1923年陳鶴琴創辦南京鼓樓幼稚園，以此作為幼稚教育的實驗中心，探索建立中國化的幼稚教育途徑。1927年他支持陶行知籌創南京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兼任該校指導員及第二院（幼稚師範院）院長。他還和陶行知、張宗麟等發起組織“幼稚教育研究會”，同年3月創辦《幼稚教育》刊物（1928年後改名《兒童教育》）。在創刊號上他針對當時幼稚教育的弊病，並根據自己的實驗總結，發表了《我們的主張》一文，提出辦幼稚園要適合我國國情和兒童特點的十五條主張。

1927年陳鶴琴任南京特別市教育局學校教育課課長，着力整頓提高中小學和幼稚教育質量，設立實驗區制，培訓師資，試驗新教學法，樹立實驗和研究風氣，親自編纂教科書和兒童讀物，研製玩具、教具和設備等。1928年他受大學院之聘主持起草了全國幼稚園課程暫行標準，於30—40年代在全國推行。

1929年，為了“研究兒童教育，推進兒童福利，提倡教師專業精神”，他在“幼稚教育研究會”基礎上發起成立“中華兒童教育社”，並被選為主席。至1937年 該社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兒童教育學術團體和研究、推動兒童教育的中心。

(三)

五卅運動後，在反帝浪潮中提出收回租界教育主權的主張，上海工部局內的華人董事請陳鶴琴去滬主持華人教育工作。他在1928年9月到1939年10月任華人教育處處長期間，竭力爭取有更多中國人受教育、辦教育的機會和權利。他先後辦了六所小學（附設幼稚園）和一所女子中學，在工人區辦職工夜校和簡易小學；先後給一百數十所私立中小學爭取到經費補助，爭得在華童公學中增設華人校長和副校長，爭得在工部局學校升國旗的權利。同時，他還倡導組織各種教學實驗，培訓師資，編寫中國化的、適合兒童特點的教科書和課外讀物，其中包括《中國歷史故事》和《小學自然故事》等叢書，給青少年以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教育。

1934年至1935年間，陳鶴琴赴歐洲十一國考查，特別是了解蘇聯普及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經驗。1937年1月，他代表“中華慈幼協會”和熊希齡、毛彥文、關瑞梧共赴爪哇出席國際聯盟遠東禁販婦孺會議，起草我國代表在會上發表的專文《中國婦孺被販賣》，並在當地華僑中多次作演講，報告祖國情況。回國後在上海組織婦孺問題研究會和兒童保護會，以喚起社會重視保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

1935年8月1日他在上海《新聞報》上發表《對於兒童年實施後的宏願》，文中所提九條宏願是他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和行動的準則。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陳鶴琴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號召鼓舞下，參加了“星期二聚餐會”、“民社”等進步組織，投身於進步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工作。“八一三”事變後，上海百萬難民湧入租界，數十萬人進入難民收容所，他以主要精力從事難民、難童教育，是上海難民教育協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同時擔任上海國際救濟會難民教育股主任。為開展孤兒保育工作，和黃定慧等共同發起組織兒童保育會，創辦兒童保育院。先後辦了十所報童學校和兩個報販成人班。和陳選善、許德良等發起組織上海市成人義務教育促進會，主辦成人義務學校。他還以極大熱情投入黨領導的推廣新文字的進步文化教育活動，除了大力支持和組織在難民收容所中大規模地學習新文字外，還舉辦培訓師資班、編寫新文字課本和成套的讀物，前後有兩萬多人參加學習。他和陳望道等發起成立上海語文學會，被推為理事長。

陳鶴琴因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和進步文化教育工作，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多次掩護、保釋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逃脫日寇的毒手，遭日偽之忌，被列入黑名單。由於地下黨和有關方面的及時通知，於1939年10月26日離滬去寧波暫避。11月13日汪偽特務持槍闖入上海寓所企圖行刺，因已轉移幸免於難。

(四)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已完全淪為孤島。1940年3月陳鶴琴赴重慶參加國民教育會議。國民黨教育部要他當國民教育司司長，他表示：“要做事，不做官”，決意去江西辦學實現他創辦中國化的幼稚教育和中國人自己培養幼教師資的素願。當年10月，陳鶴琴從各地聘請有志的教師，在江西泰和文江村以“荒山闢樂園”的精神，率領師生邊勞動邊教學，披荆斬棘創辦了我國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師範學校——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範，附設小學、幼稚園和嬰兒園，另設國民教育實驗區。該校於1943年改為國立幼稚師範時增設了專修科。

1944年夏日寇南侵，學校遷往贛州。1945年初贛州告急，他帶領全校師生頂風冒雪長途跋涉，從贛州至廣昌，堅持辦學。在最困難的日子裏他勉勵大家要“相依為命，同舟共濟，為幼教事業不怕受挫，堅持到底。”

陳鶴琴在江西創建了一個完整的從中級到高級的幼稚師範教育體系，進行了建設中國化、科學化的幼兒教育的實踐和理論研究工作，培養了一大批幼教工作者。這期間他根據二十年教育實踐的經驗，提出了“活教育”的教育主張。他十分贊賞陶行知批判中國舊教育的名言：“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提出要把其中的“死”字變成“活”字，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根據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把“腐化的、死氣沉沉的”封建傳統教育改造成為“前進的、活潑的、自動的、有生氣”的新教育。他提出“活教育”的三大目標，即“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以及“十七條教學原則”、“十三條訓導原則”和“四個步驟”、“五指活動”等教學方法。他還創辦《活教育》月刊。

1945年8月抗戰勝利，陳鶴琴重返上海，繼續辦學並積極參加文教戰線的愛國民主運動。12月創辦上海市立幼稚師範學校（1947年改為上海市立女子師範學校）。翌年7月又將國立幼專從江西遷來上海，任兩校校長。他還重建了南京鼓樓幼稚園。1946年5月，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當選為理事長。1947年2月，創立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以解決難童教養問題，任理事長。這一年3月，他還主持創辦了上海特殊兒童輔導院，兼任院長。陳鶴琴十分重視傷殘、盲啞、問題等特殊兒童的綜合性教育，以使他們成為社會上有用的分子和享受到人類應有的幸福。他支持並組織幼專、幼師學生到大場辦鄉村托兒所，使學生有機會為農民服務，並實驗鄉村幼稚教育。

1946年3月，陳鶴琴支持地下黨領導的上海學生團體聯合會提出開展全市統一的尊師運動的倡議，並被推任為勸募委員會名譽主席。之後，他主持了尊師運動慶功大會，郭沫若、林漢達到會演講。會上學生提出了“要求和平，停止內戰”的響亮口號。同年7月，陶行知因遭受當局迫害，患腦溢血不幸逝世。陳鶴琴為失去他的摯友悲痛萬分。他積極參加籌備治喪工作，不顧個人安危擔任了追悼會的執行主席，並護送靈柩至南京安葬。陶行知逝世後，周恩來

同志會指示方與嚴和陶曉光把育才學校辦下去，以繼續陶先生的事業，於是成立了育才學校顧問委員會，陳鶴琴被選為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陳鶴琴任幼師、幼專校長期間，曾不顧當局的壓力，接受被外校解聘和開除的進步教師和學生，營救和保護被捕師生。他還擔任地下黨領導的“上海市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和“上海市校教師福利促進會”的顧問。

1948年5月陳鶴琴赴菲律賓講學。8月，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赴捷克斯洛伐克參加世界兒童教育會議，任兒童教育組組長。

陳鶴琴由於參加愛國民主運動，1949年5月4日和10日在上海兩次遭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經五位大學校長和友人營救獲釋。兩次被捕經歷使他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和腐朽，更加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

(五)

新中國成立時，陳鶴琴已年近六十。他為自己一生的志願即將付諸實現而無比振奮，決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培育祖國的幼苗作出最大的努力。

黨和人民對他幾十年來的教育業績作了充分肯定，給予他很高的榮譽和重任。南京解放後的1949年8月，他即被任命為中央大學師範學院院長，1953年後為南京師範學院院長。

1949年9月，陳鶴琴作為教育界代表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1950年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和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他歷任全國政協第一、二、三、四、五屆委員，江蘇省政協第一、二、三、四、五屆委員，江蘇省人大第一、二、三、四、五屆代表。1960年起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1979年當選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此外，他還曾被選為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國盲人福利會委員，1979年先後被選為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和江蘇省心理學會名譽理事長。他是九三學社的中央常委兼江蘇省籌委會主任委員。

在解放後的年月中，陳鶴琴滿腔熱誠地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竭盡全部心力。他勤奮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自己的教育思想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在南師期間，他強行政工作，為教育、科研創造條件；創建幼教系、附設幼師，建立兒童玩具研究室、玩具有廠、幼兒園等一整套幼教體系。同時深入教學、科研第一線，親自任課，搞科研，和師生一起下鄉搞調查，進行幼教試點，在報刊上發表一系列有關新時期兒童教育的文章。他十分關心祖國統一大業，經常寫稿介紹新中國的成就，致函台灣教育界朋友。1958年在“左”的思潮下，陳鶴琴受到不公正的、錯誤的批判，1959年被調離了他為之奮鬥大半生的心愛的教育崗位。但他仍然以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身份，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利用到各地視察、參觀的機會進行調查並在全國及省政協會上提出不少有關發展教育的重要建議。在“文革”十年浩劫中，他又遭受折磨。但是這一切沒有動搖他對黨和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沒有改變他對祖國、對教育事業、對兒童的熱愛。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鼓舞下，年過八旬的陳鶴琴重新煥發革命青春。1979年3月他向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書面建議：各省市恢復和建立幼兒師範；恢復和設立實驗小學和幼兒園作為科學實驗場所；設立兒童玩具、教具、設備研究室和實驗工廠；全面系統整理與總結“五四”以來幼兒教育和兒童教育的實踐和經驗；全面系統總結偉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實踐和思想等。同年，他抱病出席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在會上講話指出，必須十分重視和開展對幼教的科學實驗，探索出一條中國化、科學化的幼兒教育的道路。這是陳鶴琴生前最後一次講話，是他一生未償的遺志。1982年他雙腿癱瘓，伏案為“六一”國際兒童節題詞：“一切為兒童，一切為教育，一切為四化。”為《幼兒教育》雜誌題詞：“熱愛、了解和研究兒童，教育他們使之勝過前人。”1982年6月1日他還抱病去鼓樓幼兒園和小朋友一道慶祝生命中最後一個兒童的節日。

1982年12月30日陳鶴琴病逝，終年91歲。這位愛國老教育家在彌留之際，還再次表達要求做一名共產黨員的心願，這也是他留下的唯一的遺言。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一切為兒童”，表現了老教育家陳鶴琴的深遠胸懷和獻身精神。他那熱愛祖國、熱愛兒童、熱愛教育事業的“赤子之心”，純樸而崇高的品德風貌；他那充滿朝氣，勇於改革，敢於創新的思想作風和實踐第一，虛心好學，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他用一生心血灌注所創造的業績和近四百萬字的著作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財富。



1892.3
~
1919.7



陳鶴琴的故鄉浙江上虞縣——虞山舜水。這裏物華薈萃，源遠流長，孕育着代代菁英。



舜井



上虞出土文物五代青瓷虎枕。



西晉青瓷穀倉。



小仙壇東漢青瓷窯遺址
(距今1800年，係世界最早的瓷器產地)。



碑廊。在曹娥廟內，多為明清名人墨迹，堪稱書法之精英薈萃。



曹娥廟。位於曹娥江西岸，東漢時為祭祀孝女曹娥而建。



永元秀塔。建於明天啟4年（1624年），塔身共7層，高約22米，用青磚砌成。

王充墓。王充係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著《論衡》。



曹娥江。陳鶴琴的故鄉上虞縣百官鎮座落在曹娥江畔。





陳鶴琴祖宅一角（上虞百官鎮茅家弄）。1892年3月5日（清光緒十八年二月初七）陳鶴琴出生在這裏。



陳鶴琴的母親陳張氏，是一位善良、勤勞的慈母。她常用民間美德故事和諺語教育子女，在陳鶴琴幼小的心靈中，銘刻下對父母要孝順、待兄弟要友愛、對窮苦人要同情、對人要忠信、為人要勤儉、做事要有始有終等教誨和思想。



樓下池。陳鶴琴六歲喪父，家境貧困，七歲起經常挑衣到樓下池邊，幫助母親替人洗衣補助生活。



曹娥輪船碼頭。1906年9月陳鶴琴在此乘船離家去杭州學生意，後經姐夫資助入杭州蕙蘭中學。他在校奮發讀書，成績優異，在全校名列前矛。

陳鶴琴

周伊穗書

夢

夢李白

杜甫

滿梁龍

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江南瘴疠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側。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山黑。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蛟龍得使。

就

賊退示官吏
元結
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原在庭戶。洞壑當門前。
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戰乾坤。
今來典駕郎。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勝境。此州獨見全。使臣詣王庭。王命豈不如賊兵。
今被鍼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筆自刺船。將家就魚鹽。老江湖邊。

齊
衛戰涼

韋應物

詩集

郡齋中雨與諸文士燕集
韋應物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涼風至。遙遙池閣涼。
頃頃近消暑。嘉賓復滿堂。自慨長安苦。未曉斷民康。
理會是非遠。性達形跡忘。鮮肥膚時禁。蔬果幸見嘗。
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肅輕。意致凌風飄。
吳中感文史。羣芳今汪洋。方知天蕩蕩。空曰財賦強。

蕙蘭中學校舍。
蕙蘭中學圖書館。

陳鶴琴抄寫的詩書。

一排榮譽座了。

六、記錄格言

讀書最怕沒有恆心。有的學生開始是很勤勉的，到後來就不能刻苦用功了。我用一種自勵的方法，來維持苦學的恆心，來刺激向上的精神。是什麼方法呢？就是古人用的「座右銘」。我把好的格言，一句一句的記錄在紙條上，再把紙條，一條一條的掛在牆壁上。不但如此，我常常把這些格言當做歌兒唱。一遇困難就會想到一句格言。格言對於我人格的發展是很有影響的。下面的格言是我在中學時代最喜欽奉行的：

臥薪嘗胆。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長沙志中草四詩

牛的我

百折不撓。

有志者事竟成。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人能之，已十之；人十能之，已百之。

愛人愛，敬人敬。

寸陰是惜。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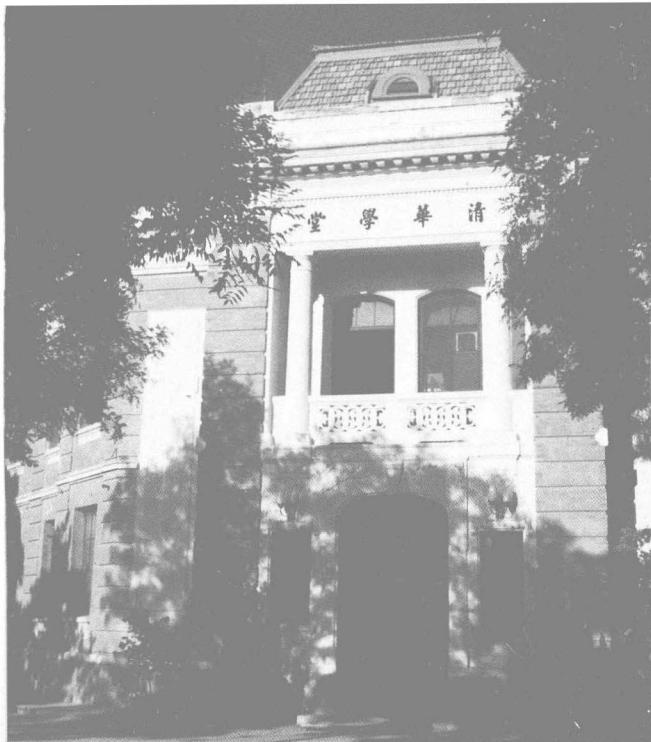
不恥下問。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滿招損，謙受益。

陳鶴琴在中學時，常收集他喜歡的格言作為座右銘，來鼓勵自己發展人格，堅持苦學，激勵向上。



清華學堂。1911年他中學畢業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秋季轉考入北京清華學堂高等科。他認識到清華經費靠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是中國人民的血汗脂膏，從而萌發了救國愛民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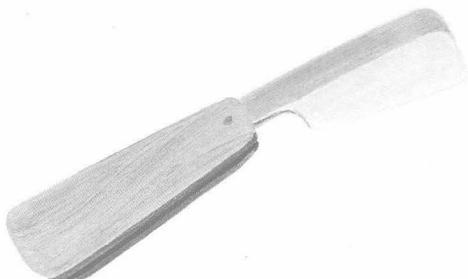


LA SOCIÉTÉ FLEUR de LIS

Founded April, 1914

Aim: To arouse interest in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to give opportunity for

1914年參加校內百合花社團，以培養對法語的興趣並練習法語（後排左起第三人為陳鶴琴）。



在清華時陳鶴琴在校內辦了一個“校役補習班”，又在校外城府村辦了一所“義務小學”。辦這兩個學校是他最初的教育實踐，也是他立志獻身教育的開端。這把剃頭刀是畢業赴美留學時，校役班的一位理髮員學生送給他留作紀念。

1912年在清華學堂。